

“人工智能”违法?犯罪主体依然是人!

◆ 刘 魁

个人信息被量販

2017年2月9日晚,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城南派出所接到公民虞玉华报案称,虞当晚收到好友王甜的信息,要求代付1922元用于购物。虞玉华为好友支付货款后,对方再次要求付款,她疑心被骗因而报案。结果证明,王甜的账号被盗,有人冒充王甜对其好友实施诈骗。

接到报案后,越城警方在哈尔滨抓获这个利用社交软件冒充好友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团伙头目郑某,成员十余人,均为同学关系。

在这个团伙的电脑中,警方发现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信息最多的一台电脑中有超过300GB的个人信息,包括邮箱、社交软件账号和密码,而且都很准确。这些信息从何而来?郑某称,这些是他以每组2元左右的价格从吴杰等人手中购得,花了40多万元。而吴杰手中信息则来自一个黑客团伙,该团伙用黑客软件,批量扫描网站程序漏洞,非法获取网站后台用户注册数据,这被称为“脱库”之后,黑客团伙将数据分门别类销售,以每10万条数据50元到100元的价格卖给吴杰等人。

吴杰等人获取数据后,用“撞库”软件批量尝试登录其他网站,这一过程被称为“清洗”。经过“清洗”的账户信息能成功登陆其他网站,这些信息被以每个1.2元到2元的价格,贩卖给网络诈骗团伙。

警方介绍,很多用户习惯在不同网站使用相同账号登录,甚至密码也一样。黑客获取用户在A网站的账户后尝试登录B网址,这就完成一次“撞库”尝试。经过“撞库”清

一起普通的网络代付诈骗,牵出一个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网络协助破解网站验证码的“技术服务公司”。利用这种“技术服务”,黑客可以在1秒种内盗取2000组公民信息数据,效率提升数千倍。通过深挖公民个人信息买卖这条线索,警方发现一条利用黑客技术非法获取网站数据、数据撞库、绕开网站安全策略的打码平台、网络诈骗的黑色产业链。专家指出,人工智能只是一种工具,如何管好和用好这个工具,还需深入研究和实践。

洗后,数据更为丰富,可以精准获知同一用户的许多网络注册信息。

黑色“码奴”产业

为了防止黑客批量测试账户密码,各网站和平台动了不少脑筋,“验证码”是常用防范手段之一。

网络用户在网站注册和登录时,经常可以见到包括字符式、数字、字符+点选式、滑块拼图式、图片问答式等验证码,其中最普遍的是字符型验证码。对于网络犯罪团伙,在“撞库”环节中,如何进行批量验证就成为关键。

通常黑客们需要人工逐条输入信息和识别验证码,比对、验证并成功匹配个人信息的账号密码,确认信息准确能用,这些人在圈内被称为“码奴”,该环节也被称为“打码”。一位“码奴”透露,根据验证码的复杂度,打1000个验证码能挣1元至25元不等,每天工作12小时,最多能输入2万个验证码,挣300多元。



■ “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网络犯罪

在传统的信息泄露相关犯罪中,因高昂的人力成本和较为漫长的工作周期,被“清洗”的数据相对有限。然而,这个案子却查获了巨量个人信息,警方意识到,该案中的“打码”绝非人工完成。经调查发现,该案中的黑客拿到原始数据后通过名为“快啊”的网络平台“打码”。

“快啊”是沈阳纳信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产品。警方发现,该平台能提供识别破解字符型验证码的网络服务。警方对“快啊”平台数据分析获知,接入该平台进行验证码识别的“撞库”软件有一百多款,用户达1.1万余人,从2016年6月到2017年3月,平台资金进账累计达1650万元,为国内最大的“打码”平台。

警方表示,“打码”平台目前游走在法律边缘,界定并不清晰。“什么样的人需要批量识别验证码?”除黑色产业的诈骗人员,打码平台的通常使用者是“黄牛”和“水军”等。据办案民警介绍,被查前的三个月

里,“快啊”平台共提供验证码识别服务259亿次。那么,“快啊”平台是如何做到巨量验证码识别服务的呢?警方在其背后发现了一个无需“码奴”的高级“打码”技术。

人工智能“打码”

随着侦查深入,越城警方发现,为“快啊”平台提供验证码识别服务的软件系统名为NID,这一人工智能程序由33岁的厦门人杨柯设计。杨柯毕业于厦门某大学计算机专业,研究人工智能已有十余年。杨柯称,他使用美国伯克利大学开发的caffe框架作为深度学习框架,并使用VGG16结构创建了一个神经网络,之后从网络上下载了几乎所有字体,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使它具有图文转换能力,再用这个神经网络构成一个系统,命名为NID。杨柯每天像教儿童一样,培训NID学习识别各种验证码。在他的“培养”下,NID破解验证码的能力越来越

二孩时代

王雅萍



8.睡错了床?

夜,万籁俱寂。孙子在她身边翻了个身,她本能地伸出手臂,把被子掖了掖。她怕孙子把被子掀掉,着了凉,麻烦就大了。孙子却一骨碌爬了起来,坐在那里“呜呜”地哭,这下把她的睡意全赶跑了,“怎么啦,奇奇。”“出去,出去,我要出去!”奇奇没头没脑地哭喊着。

她摁了一下电子钟,闪出一道荧光,“这才两点多钟,怎么能出去啊,我的宝贝。”

“出去!出去!”奇奇哭喊一声比一声响,她怕奇奇的哭声把儿子儿媳吵醒,他们可都是要上班的人,不能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于是她抱紧孙子,悄声对他说:“不哭,不喊,奶奶带你出去。”奇奇这才平静下来。

她给孩子穿好了衣服,想着这半夜三更的,外面恐怕更凉一些,又给他裹上一条小毯子,这才蹑手蹑脚地抱着他下了楼。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最近一段时间奇奇总是更深半夜地闹着出去,也不知中了什么邪?她很担心孩子身体有什么不适,看来要跟她妈妈说说了,这事儿恐怕耽搁不起。

奶奶抱着奇奇不知在小区里兜了多少圈,奇奇则越兜越兴奋。两只眼睛就像天上忽闪忽闪的星星,怎么也不肯闭起来。直到天际出现了鱼肚白,他才耷拉下脑袋,伏在奶奶的肩头睡着了。奶奶被他折腾得筋疲力尽,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了家。

房间里静静的,奇奇睡得很熟,奶奶则一点睡意也没有了。她索性走进厨房,做起了早点。对她来说,做早点只是举手之劳,她的麻利劲儿无时无刻地在显摆她这方面的才能。

那天,儿媳也起得特别早,不知是不是她抱孙子回来时的动静惊醒了她,那也不是无奈的事儿。儿媳洗漱完毕,用完早餐,还有时间在客厅里静静地坐一会儿,这倒是自有了奇奇以后不大有的休闲时光,她也在客厅里坐下,把奇奇闹夜的事儿跟儿媳说了,她希望儿媳能去咨询一下,寻求解决办法。谁知儿媳却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冲着她,甩出了

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这是睡错了床吧?”

什么?睡错了床?有这么磕碜人的吗?她感觉像被蝎子蜇了一样,正想要她说个明白。儿媳的手机响了,“妈,我得走了,回头再说。”

这算什么话,谁睡错了床?还不是为了给你们带孩子,我才顾不得老公还在上班也需要关心,千里迢迢来到上海,总想着你们更需要照顾。她倒好,竟会说出这样难听的话。这话是能随便说的吗?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谁要是被说上这句话,这辈子就别想翻身!现在的年轻人啊,口无遮拦,什么样的话都说得出,她越想越生气。

都说婆媳是天敌,她以前一直不信,她就想让大家看看她们这对婆媳比母女还亲!那些磕磕碰碰的小事儿,她从来都不放在心上。但今天这事儿可不是小事,她们什么时候积怨了?曾经那么对路的一对婆媳,不仅脾性格差不离,长得也有几分像。她第一次到阜新的时候,她带她一起逛街,每每碰到熟人,别人都以她们俩是母女关系。

她这辈子没有闺女,也的确把儿媳当闺女看!都说婆媳关系难处,她还不信这个邪。俗话说“若要好,老敬小”。做长辈的,凡事都让着点,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恐怕还是那一次吧,她不小心把儿子摔下了床,她也故意把他儿子踹下了床。从那以后,她的心里便起了疙瘩。她越是小心翼翼,她越是口无遮拦,今天居然说出这样难听的话。

孙子的脾气越来越坏了,稍不如意,便大发雷霆,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儿媳脱口而出“都是奶奶惯坏的。”她心里“咯噔”一下。

“我看那是基因遗传。”儿子在一旁调侃。“遗传了谁的?他像谁?”儿媳紧追不舍。

“当然是你,像火爆辣椒,说炸就炸。”

“那你就离远点。”

“炸过的辣椒才香呢,我喜欢。”

他俩倒说说笑笑过去了,她的的心里可过不去,辛辛苦苦一年半了,最后落下的埋怨。这下好了,孙子的所有毛病都是她的错。所以当孙子开始闹夜的时候,她都没敢说,她以为这是一次偶然现象,自己熬个夜也就过去了。谁知这孩子习惯成自然,三天两头地闹,她有点顶不住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对孩子的担心。于是对她说了,得到的却是如此不堪入耳的话语。这一次非得让她说说清楚。

17.衣锦还乡

龙蛟做媒促成了阿琳娜和云松的婚事,酋长、王后、国舅都感激他,阿琳娜也谅解他,云松则对他有了双重的感激。龙蛟也放下了因拒绝阿琳娜而产生的歉意,一心一意期待季风到来,届时就能找到船只,回返丰州城。他不知道的是,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的船队一路搏击风浪,已经再抵南洋。

第二次抵达南洋,郑和当然要去苏门答腊岛上的旧港看看,一是打算在这里建立一个中转站,用于补给和贸易;二是看望一下施进卿,这位曾提供陈祖义诈降情报的商人,后来被任命为旧港宣慰使。

郑和在副使王景弘的陪同下,搭乘小船在旧港上岸,很快就与施进卿见了面。两人互相见礼后,各叙别情,渐渐话题又回到了剿灭陈祖义的那一役。郑和对龙蛟在那一战中的表现出的机智和勇敢赞不绝口,对他不幸遇难颇感惋惜。

施进卿思付了一下说,前几日有家丁报告,说有一个名叫王龙蛟的年轻人曾来拜访,据说他自称是大明船队的船长,落水后被渔民所救,如今居住在翡翠岛。可惜当时我不在旧港,并未见到其人。郑和听了心中一动,便决定与施进卿一起去翡翠岛看看。

几日后,郑和带着王景弘、施进卿等人乘着一艘挂着“明”字旗帜的战船来到翡翠岛。

酋长和国舅等人得到消息,来到码头迎接。龙蛟随后赶来,见到郑和一行,激动得热泪盈眶,赶忙上前见礼。

“你大难不死,真是海神保佑!”郑和说。

“是啊,大人一直念着你!”王景弘说。

“谢大人!”

酋长请郑和一行来到王宫后,郑和代表大明朝廷向酋长赠送了金镶玉带、黄金、珠宝、瓷器、丝绸、茶叶等物。酋长收了礼物,也拿出许多南洋特产回礼。

“郑和大人和旧港宣慰使能来翡翠岛实在太好了!”酋长说。

“这儿发生的一切宣慰使施进卿先生都告诉了我,感谢翡翠岛渔民搭救了我们的船长王龙蛟,感谢酋长收留并关照他!”郑和说。

“这是应该的!他也曾从海盗手中解救过我们的国舅和船只。”酋长说。

“龙蛟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呀!”国舅说。

“消灭了陈祖义为首的那一帮海盗,还了南洋安宁、太平。我们十分感激郑和大人,也十分钦佩捉拿陈祖义的龙蛟英雄!”酋长说。

“那次夜战,龙蛟确实立下大功。他受伤落水失踪后我也十分难过。”郑和说。

“大人当夜就派船在海面搜寻,连着找了两天却一无所获,才不得不返航。”王景弘介绍说。

龙蛟听了泪流满面,走到郑和面前跪拜,说:“谢大人!”

“回到中土,我派人送去嘉奖状和抚恤金,听说他的未婚妻虽然十分悲痛,却说出虽死犹荣之言,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烈女啊!”郑和说。

酋长又派人去农庄把云松找来,把他的经历诉说了一番。云松和阿琳娜在郑和面前行礼跪拜。云松说:“小人能大难不死,又与公主结缘,也是托了大人下西洋的福!”

郑和欣然地笑起来,说:“有缘千里来相会,这是你们的缘分,听说驹马还带人来岛上开荒种地,传授中原的种植技术,还建了农庄,本事不小啊。”

“大人,这次能不能在南洋多停留一些日子,周边诸国都希望前来拜见!”酋长问道。

“季风不等人啊,几日内必须出发。”

龙蛟来到郑和面前行礼,说道:“大人,我请求继续跟随大人下西洋!”

郑和思付了一下,说:“你大难不死,应该尽快回去与家人团聚。”

王景弘:“大人,就由我来安排船只,待季风来时,让龙蛟乘船回中土。”

“王大人,我和阿琳娜也搭此船回中土如何?”云松对王景弘说道。

王景弘:“当然可以!”

施进卿:“你爸爸做梦也没有想到,被海盗杀死的儿子起死回生回来了。”

王景弘:“儿子大难不死,还当了驹马,带回一个美丽的媳妇,这真是双喜临门啊!”

后来,龙蛟、云松、阿琳娜在旧港与跟随郑和船队出海的陈掌柜见了面,他们商定好季风来临一起扬帆回丰州。

丝路碧海情

于强

